

回
聲
集

文藝創作叢書·詩

舒巷城著

回聲集

舒港城著

文藝創作叢書
回聲集
舒巷城著

中流出版社出版
香港歌賦街十七號

立信印刷公司承印
九龍新蒲崗伍芳街23號
緯綸工業大廈11樓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七〇年二月初版
定價港幣一元五角

一點個人的體驗

這是個人的第二本詩集。其中除少數的幾篇外，發表時爲應編者之需，都會以中英對照形式出現於雜誌上；現在結集成書，因篇幅關係，也認爲無此必要，遂把全部「對照」的英文詩刪去了。

在過去幾年中，拙作發表期間，熱心的讀者們和愛護我的朋友們，都給我精神上很大的幫助與鼓勵，除了感謝外，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你一定要寫一篇序，」出版人說。

有過相同經驗的人總會知道：在此商業世界裡，倘說出書（尤其詩集）不易，那麼寫序就更難了。

我喜歡詩，喜歡學寫詩，從小就喜歡。許多年來，作爲一個業餘寫作者，我時寫時停，時停時寫。爲了謀生，白天工作繁忙，寫詩在我只能是業餘中的業餘工作。「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但由於熱愛這份工作，我便不覺得其「苦」，只覺得其「甘」了。

幾年前以中英對照形式出版了一本小詩集後，有素未謀面的讀者成爲書信中的朋友；也有喜詩的年輕讀者來信問取經驗，而現在出版人又偏偏叫我寫一些經驗之談！慚愧得很，我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詩創作的愛好者，而非什麼專家，經驗從何談起？

如果要談，在學習、摸索的過程中，我只能說一點個人的體驗：

（一）感受要深，感情要熱；但頭腦却要冷靜。要不然，寫出來的很容易變成夢囈，而不是詩。有個時期，我的抽屜裏塞滿了不能發表、有待清理的發高燒之夢囈。在同一詩裡（同一時空下）你不能自己把自己駁倒——說自己是無神論者，却又信奉西方如來佛祖，或者上帝；說自己虛無，否定一切，却又執筆爲詩，否定自己的虛無，而且「執着」地熱愛隣家的少女，或者小貓。（二）對於我（目前的我），有一點似乎相當明確：如何掌握技巧，是一個寫作者終其一生也要學習的事；每一次，每一篇，都會碰到困難，碰到考驗。「一次學完」的萬靈寫詩技巧是沒有的。不過，技巧雖然很重要，但比起別的什麼來，技巧還是次要的。（三）如果以詩擬人（或說把詩人格化），「他」是這樣脾氣的人：「他」入世知情（理解人情），但「他」那份純真却歷久猶新，不爲因襲的「世故」所侵蝕。「他」誠實，不懂得虛偽和敷衍是什麼一回事。「他」熱情，而又冷靜；但不麻木。僵硬了的感情是詩的敵人。「他」寧可探訪一顆熱愛人生、即使年老却永遠年青的心，而

不願走向一個對一切冷淡、即使年青却未老先衰的人（老，這兒是指精神狀態的老）。以上云云，只是一點個人微不足道的體驗。年輕的朋友們，我想說明的是：對生活，對人，對事，等等，當我有真切的感受時，尤其感受得較深時，我寫出詩；當我感情麻木，尤其是感情僵硬時，我什麼也寫不出來了。

話說回來，我是業餘寫作者，小說之外，雖也寫詩，但不是詩人，更無法做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詩人；因為我活在人間而非天上。即使有時這一分鐘我乘着想像的翅膀飛上銀河，但下一分鐘我還是回到地上，而且必須回到地上。

我愛人間。其中有所理解的喜、怒、哀、樂——人的喜怒哀樂。有所感而抒寫——這就是個人的所謂抒情詩吧？第二輯以這類性質的小詩居多，往往借物詠人，或者把某物某事人格化，用第一身稱的寫法。「風」與「海邊的岩石」是其中之二例。

然而，兩輯之間，個人較喜歡第一輯，因其中一磚一木是取材於自己目光能及的周圍，而不是遠不可即的空際。它們是個人對現實及這時代有感而發的「雜詩」。用上面的比喻就是：這些短詩比第二輯的更「食」人間煙火了。

在文藝的學習上，實不相瞞，我也曾受過各家各派（或好或壞）的影響；至於創作，也曾走過漫長而曲折的道路。許多年後的今天，我仍在學習中摸索中。我想，假如能夠用

樸素的語言寫出較明朗的詩篇，爲什麼要用華麗的詞藻砌成晦澀的寶塔呢？——即使七層八角，五光十色，其內容也往往是「四大皆空」！

不要迷失於晦澀的寶塔中，這是我對自己的警告，也是我對遠道來信（年輕朋友的來信）的回答。

拙詩「離別前」最後一句：「當你再來時，哦這棵樹將會老去」這在我下筆時是真實感，因爲其時其地，我只能「看到」那樣惆悵的人生。如此人生，在同類拙作中留下頗深的痕蹟。這是我對自己無情的解剖。

但年輕熱情的朋友們，由於思想感情不同（他們應該比我健康得多），對同是別離的題材，一定用另一種構思方法：詩的前半截不同，其結尾也就大異了——他們或者會寫上這一句：

「當你再來時，這棵樹將會長大」——或者壯大！

是的，構思（對於一首即使是寥寥數行的小詩的構思）；如何構思——這是我常常苦苦思索的問題。人的行爲往往受其本身的思想感情支配。如果說創作也是詩人或寫詩者如我的「行爲」之一，那麼，他爲什麼這樣構思（這樣做），而不那樣構思（那樣做）呢？這是值得深思的，我想。

我來自舊的世界，我聽過多少腐朽的調子，從那些腐蝕人心的東西裡面掙扎出來，在我是一件相當吃力的事。而我掙扎着，仍在掙扎着。當我覺得耳朵能夠接受新的聲音時，我感到喜悅。而也正由於聽慣了舊的歌，我却不能完全擺脫那老樹下的陰影。爲了說明這一事實，我把本來打算放棄但還是把它推出來的「窗」（見第二輯）作爲一個現成的例子。這是一首思想和內容都相當晦澀的詩：「方形的眼」（陸地上的窗），「圓形的眼」（船上的窗）——我的原意是想寫出某些人所有的一種「想飛」但又飛不出去的落寞之感，而結果却諷刺了自己。大胆創新，這是好的，而且也應該的。但作者（我）當時想呼吸「新奇」（而並不是新鮮）的空氣，却掉進另一棵老樹下，而且落在西方斜陽裏灰黯的另一角中。

我衷心希望讀者們（尤其年輕的讀者們）讀此詩集時，帶着批判的眼光。也許其中有一點健康之情可取、新鮮的空氣可吸（如果讀者偶有所獲，我便感到欣慰了）；但不能不指出「窗」之類的東西很快就會破碎，拿出來「示衆」，不過作爲未破前的鏡子，照一下自己走過的路，替拙作留下一個暫時的「紀念」而已。除非人類的歷史倒退，像「窗」中那樣思想感情的詩，在時光的前行中，將與舊的，晦澀的世界一同消失，這是一定的。

最後，要說的是，「耳朵」（集子裡第一首）是不久前寫成的拙作。回首過去，我以

它概括一段人生的歷程，連同自己走過的岔路；瞻望未來，我以它表達自己對新的感情、新的聲音的嚮往。——或者，那八行小詩也可以說是一首「代序詩」吧？

舒巷城

一九六九年五月於香港

目 錄

一點個人的體驗（代序）……………一

第一輯

耳朵……………一

珍珠……………二

幽靈……………三

在浮沙上……………四

標本和長頸鹿……………六

無題……………八

賭徒……………九

那一夜……………一〇

真理……………一二

秋……………一三

城市……………一五

火成岩·····	一六
掌·····	一七
古董·····	一八
蝙蝠·····	一九
街·····	二一
海景·····	二三
城市的街道·····	二四
職業的微笑·····	二六
書枱·····	二七
他的是·····	二八
某明星之死·····	二九
英雄·····	三一
大笨鐘·····	三二
在巴黎的大街上·····	三四
剛果廣場·····	三六
畫·····	三八

瑞士.....四〇

三弦和三弦手.....四一

賽馬日.....四四

春.....四六

復活.....四七

無題.....四九

錨.....五一

第二輯

月光曲.....五三

時鐘（一）.....五六

時鐘（二）.....五七

時間.....五八

攀登.....六〇

流星.....六一

船.....六二

海邊的岩石	六四
風	六五
霧	六七
燈塔	六八
他	六九
你的歌	七〇
童年	七一
童年的街	七三
牆	七四
離別前	七五
苔	七六
那一年	七七
窗	七八
海鷗	七九
童話	八〇
魚	八二

銅像	八三
紅玫瑰	八四
一百個窗戶	八五
歌（一）	八六
歌（二）	八七
鏡	八八
雨傘	八九
雲	九一
回聲	九三

耳 朵

假如你偏愛
腐朽的調子
和來自墳墓的歌，
那春天的消息
和甘美的聲音呀
將會匆匆而過——
即使你張開
像燦爛的花朵。

珍珠

當我那最後的一點淚滴
還帶着一海之鹹時

採珠人割斷了

我的波濤和綠色的夢

醒來時我在何處？

哦，我在你的陸地上

而我那裝滿了星星的昨夜，和海

枯死了，在你的手上

哦，在你蒼白的手上

（一九六八年三月）

幽 靈

它們做着

一千年前的舊夢

在虛幻的燭光下

在陰暗的角落中。

但是，親愛的，

我告訴你：

它們和它們的夢

將破碎如露珠

在早晨的陽光下

在人類的歷史中。

（一九六七年八月）